

# 蒙古前四汗时期蒙藏关系新探 ——以“斡腹之谋”为视角

石坚军

(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70)

**摘要** 成吉思汗时期,蒙军形成了假道吐蕃、大理经南宋后方广西以北上灭宋的“斡腹之谋”。此灭宋战略计划在前四汗时期被逐步付诸实施,而成为贯穿于前四汗时期宋蒙战史的主线。因受宋蒙关系及宋蒙战局影响,吐蕃、大理一线(今藏彝走廊地区)成为蒙军对宋战略主攻方向和进军路线要道,吐蕃诸部被迫卷入蒙军征服计划与行动之内。文章以“斡腹之谋”为视角,对前四汗时期蒙藏关系进行了新的探讨,总结出蒙军对吐蕃诸部之经略主要服务于开辟一条路经吐蕃、大理而至南宋广西用兵路线,因而其时蒙藏关系带有鲜明武力假道借路的军事色彩。

**关键词** 斡腹之谋 战略 阔端 吐蕃

**中图分类号** K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5738(2010)03-086-09

学界传统观点多以为蒙藏正式交往始于窝阔台时期阔端出镇凉州(治今甘肃武威)后,实际上成吉思汗时期蒙军在对西域、西夏、金朝、南宋诸国征伐中,蒙古已与吐蕃诸部正式发生关系。蒙古前四汗时期,随着蒙军借路大理进攻南宋后方广西以灭南宋“斡腹之谋”的形成与实施,吐蕃诸部相继被迫卷入蒙军征服计划与行动之内。前人已对蒙藏交往始于阔端与萨班之说提出质疑,<sup>[1]</sup>笔者在此拟以“斡腹之谋”为视角,进一步重点探讨一下前四汗时期蒙军远征吐蕃诸部的战略计划及军事行动

## 一、成吉思汗 蒙藏交往之肇始者

笔者已考成吉思汗灭金、亡夏、平宋的总体战略为“斡腹”,随着蒙金战况及蒙古与西夏、南宋关

系的变化,蒙军灭金战略在酝酿与实施过程中经历了一个假道对象由西夏东境转移至西夏西境、南宋汉中的转变。<sup>[2]</sup>蒙军在平夏灭金过程中,地处夏金、宋金边境的陇右吐蕃诸部便不乏被蒙军攻降者。如史载名将速不台 1226 年度大碛从征西夏后、次风闻成吉思汗逝世而退兵前曾“取撒里畏吾儿(即黄头回纥)的斤、寺门等部,又掠西蕃边部,获牝马五千匹,贡于朝”,<sup>[3]</sup>而速不台本传载其丙戌(1226 年,当为“丁亥”之误)攻拔金朝“德顺(治今甘肃隆德)、镇戎(治今宁夏固原)、兰(治今甘肃兰州)、会(治今甘肃会宁县郭城驿镇)、洮(治今甘肃临潭)、河(治今甘肃临夏)诸州”,<sup>[4]</sup>则上述引文之“西蕃边部”最有可能指其时邻近黄头回纥东境、西夏甘(治今甘肃张掖)、凉、西宁(治今青海西宁)三州、金朝积石州(治今青海循化)、洮州西境的吐蕃部落,其居地

收稿日期 2010-06-22

基金项目 内蒙古大学高层次人才科研基金项目“蒙古斡腹之谋与南宋西南边防”阶段性成果,项目号 Nj 709027。

作者简介 石坚军(1979-),男,汉族,山东栖霞人,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蒙元史研究。

大体可相当于今青海湖周边地区。据速不台 1226-1227 年进军路线,可推知其战略目标当主要是攻掠西夏南境的黄头回纥、西蕃边部与西宁、兰、会、镇戎四州地区,以切断西夏军队南逃黄头回纥、吐蕃、金朝之路。速不台此次攻掠西蕃边部之事,为载于汉文史籍的蒙军与吐蕃首次正面交锋,其时吐蕃实际上乃被动卷入蒙军平夏灭金战争中。

1227 年春夏,蒙军攻拔西宁州、积石州、临洮府、洮州、河州、隆德(治今宁夏西吉县东南火家集)、德顺州等地后,<sup>[5]</sup>西夏、金朝境内及两国边境之吐蕃部落当已大部归降蒙军。当年春成吉思汗在亲征积石州同时,曾遣一支蒙军南经洮州攻入南宋四川境内,史载蒙军“一越摩云险,摩云岭在大潭县(今甘肃宕昌东南)之上,最为险隘,而官军不守。已污宕(治今甘肃舟曲西北白龙江北岸)、岷(治今甘肃岷县)俗。再度峰贴隘,峰贴隘在阶州(治今甘肃武都),官军守花石,而虜(蒙军)由生蕃路来犯,遂入阶州。重为武、阶毒。胡儿忽令名,忽令、丙令,探者以为夏国二字。见谓鞑靼属。戎司以为鞑靼,而或又以为部落为鞑靼所驱。或疑女真诈,颇讶叠州(治今甘肃迭部)族。此皆一时边人之论。衣毛不知帛,羌人多以皮为衣。饮酪非茹粟。羌人惟食牛羊,不甚食米麦。劲弓骨为面,健马铁裹足。戎师所获羌人之弓以驼骨为面,箭亦有骨为之。戎师获到羌人马蹄,以铁裹。时人以为未必有此,获全马却无。驾言取金、夏,其锋不可触”。<sup>[6]</sup>可知蒙军此次自金朝洮州攻入南宋蜀西之举,有原臣属西夏的“羌人”从征,且蒙军南下至宕州后“由生蕃路”突入阶州。引文之“羌人”显然为吐蕃某部,而“生蕃路”当为阶州吐蕃生户之地界,可知其时南宋四川境内吐蕃部落亦有归降蒙军者。

蒙军 1227 年攻蜀的“丁亥之变”可谓宋蒙两军首次正式交锋,虽然其时宋人对蒙军攻蜀战略企图理解不一,但一些有识之士据蒙军“驾言取金、夏”而退兵后对四川“乡道渠已熟”,<sup>[7]</sup>已推定蒙军系为假道四川灭金“觐宋蜀道”<sup>[8]</sup>而来。此外,据宋人吴昌裔 1236 年十二月所上《论湖北蜀西具备疏》所言“臣十年前闻敌(蒙军)有斡腹之谋,欲借路云南,图我(南宋)南鄙(广西),当时说者皆以为迂”<sup>[9]</sup>一语,说明在成吉思汗遣军首次攻蜀的 1227 年正在四川任职的蜀人吴昌裔已风闻蒙军“斡腹之谋”。进而又可推知“斡腹之谋”出台于 1227 年前,而成吉思汗

在假道西夏、南宋灭金的战略基础上,又欲假道大理进攻南宋后方广西以征服南宋,即进一步形成了假道灭宋的“斡腹”战略。南宋蜀人李鸣复“彼(蒙军)其奸谋诡计,未必不曰(黄河)之尾有路可以蹙金(朝),则(长江)之尾亦必有路可以窥我(南宋)”<sup>[10]</sup>之言,可谓一语道破了成吉思汗在宋蒙正式开战前已预知南宋长江防线与金朝关河防线一样难以遽破,而欲以“斡腹之谋”绕至长江之尾假道吐蕃、大理迂回攻宋。“斡腹之谋”主要与进军路线或战略主攻方向密切相关,其实施的重要前提可谓平夏灭金,进而相继平定吐蕃、大理以为征服南宋的跳板,下面简单探讨一下成吉思汗时期蒙军远征大理的战略计划。

早在 1211 年七月乌沙堡(今河北张北县西)之役金将郭宝玉附降蒙军后当年或次年木华黎将其引见成吉思汗时,成吉思汗“问取中原之策,宝玉对曰:‘中原势大,不可忽也。西南诸蕃勇悍可用,宜先取之,藉以图金,必得志焉’”,<sup>[11]</sup>此为史载成吉思汗对“西南诸蕃”关注之始。引文中“中原”指金朝,金朝西南之“西南诸蕃”当即西夏境内诸部族,而并非学界普遍以为的大理诸蛮,或黄河河曲以南川、甘、青毗连地区,即藏彝走廊北端诸蕃部族。<sup>[12]</sup>先取“西南诸蕃”“藉以图金”之策,实乃“假道西夏”<sup>[13]</sup>东境攻金战略。此外,据《史集》载,在成吉思汗 1216 年伐金返回斡耳朵后、1218 年遣哲别西征古失鲁克前,“当他(成吉思汗)征服也在他的疆域内的吐蕃国与唐兀惕国后,想再次出征乞台,将乞台一下子占领,并征服乞台的邻国、离蒙古不远的哈刺章地区(这一地区,印度人与哈刺章人[自己]都称做犍陀罗,大食人则称做罕答合儿)”。<sup>[14]</sup>而蒙军 1218 年曾围攻西夏都城,迫使夏主李遵瑊出逃西凉、遣使请降,<sup>[15]</sup>则据上述引文可推知成吉思汗 1218 年攻降唐兀惕国(即西夏)时已征服吐蕃部分地区,且其至迟在当年攻降西夏后已有远征哈刺章(即大理)的战略计划。成吉思汗其时远征大理的战略企图不免令今人匪夷所思,但正反映了其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平定大理,蒙军始可将其作为进攻南宋后方的家基寨,而欲平定大理必需武力假道吐蕃诸部,下面进一步探讨一下成吉思汗远征吐蕃的军事计划。

史载郭宝玉 1211 年乌沙堡之役归降蒙军后、癸酉(1213)年前,“帝(成吉思汗)将伐西蕃,患其城

多依山险,问宝玉攻取之策,对曰:“使其城在天上,则不可取,如不在天上,至则取矣。”<sup>[16]</sup>《元史》中西蕃、西番、吐蕃、土番、土波通用,而均泛指吐蕃诸部居地,可知至迟在1213年成吉思汗已有远征吐蕃诸部的军事计划,且其对吐蕃城池状况已有所了解。笔者目前虽尚未发现1213年至1226年速不台攻掠西蕃边部期间蒙军征服或招降吐蕃诸部的直接文献记载,但下面一则记载非常值得今人关注。郭宝玉之子郭德海曾随哲别西征西域,史载其“乙酉(1225年),还至崢山,吐蕃帅尼伦、回纥帅阿必丁反,复破斩之”,<sup>[17]</sup>而哲别、速不台西征回师时曾与驻扎在钦察草原的术赤军队会师一道回见成吉思汗,<sup>[18]</sup>可推知崢山位于钦察地区,而“吐蕃帅尼伦、回纥帅阿必丁”当为随哲别西征的将领。吐蕃帅尼伦从征西域之事,说明成吉思汗1219年西征前后已有吐蕃某部归降蒙古。史载1209年归降蒙古的畏兀儿亦都护巴而术阿而忒的斤“统别失八里之地,北至阿术河,南接酒泉,东至兀敦、甲石哈,西临西蕃”,且曾“与者必(即哲别)那演征罕勉力(当即哈密力,今新疆哈密)、锁潭(当即苏丹)、回回诸国,将部曲万人以先”,<sup>[19]</sup>引文之“西蕃”当指吐蕃居地,而吐蕃帅尼伦很有可能为畏兀儿境内或边界附近“西蕃”之吐蕃人。

总体而言,成吉思汗时期蒙军已初步形成假道大理以攻宋南鄙的“斡腹之谋”,而假道大理的前提必然是武力借路吐蕃。通过上文若干零碎的直接或间接记载,可推知成吉思汗时期蒙军已有远征吐蕃的战略计划和小规模军事行动。其时蒙军虽尚未真正付诸实施“斡腹之谋”,但已开始攻掠招降陇西、陇南吐蕃诸部,蒙藏已正式发生关系。因此,蒙藏交往始于成吉思汗时期是毋庸置疑的。

## 二、阔端:蒙藏关系之建立者

如果说成吉思汗为蒙藏交往发起者,或“斡腹之谋”最高决策者,阔端可谓蒙藏交往正式建立者,或“斡腹之谋”重要实施者。阔端自1235年经略南宋四川至1251年病逝期间,长期负责政治招降或军事征服吐蕃诸部,下面按时间顺序探讨一下此时期蒙藏关系。

“斡腹之谋”虽形成于成吉思汗时期,而宋人吴昌裔1227年已风闻此事,因其时宋蒙尚未正式开

战,且蒙军长期忙于攻金,故此以后多年南宋再无“斡腹之传”。但1227年成吉思汗逝世至1235年宋蒙正式开战前,蒙军并未停止对吐蕃诸部的征讨或招降活动。1235年秋蒙军正式伐宋前不久,宋军已谋知蒙军“聚兵牧马,决意南来,一渡河、洛以窥江、淮,一由唐(治今河南唐河)、邓(治今河南邓州)以窥襄、汉,一托秦(治今甘肃天水)、巩(治今甘肃陇西)以窥四川,三道并入”,<sup>[20]</sup>而速不台“将自木波界窥我西蜀”。<sup>[21]</sup>速不台为大蒙古国第一勇将,上文已述其1226年曾攻掠西蕃边部,虽然其1235年并未统兵征蜀而改任拔都西征军先锋,但宋人关于其将自木波攻蜀之谍报却侧面反映了蒙古汗廷对其远征木波一事之重视。木波为吐蕃东部一较大部落,史载木波四族长结什角“其地北接洮州、积石军”,“东南与叠州羌接”,“疆境共八千里”,<sup>[22]</sup>且与吐蕃十八族地界相连。1232年宋人彭大雅出使蒙古后不久曾言木波为蒙古“残虐诸国”中“已争而未竟者”,<sup>[23]</sup>可知自1226-1227年蒙军攻掠招降吐蕃诸部至1232年期间,蒙军曾用兵木波,但尚未将其彻底征服。1227-1231年为蒙军对金战争陷入严重僵局时期,1227-1229年,蒙军以游骑窥关陕为主;1229-1231年,蒙军以重兵攻关河为主。<sup>[24]</sup>其时“大兵皆在秦、巩间”,<sup>[25]</sup>因而蒙军很可能在成吉思汗驾崩后至拖雷假道灭金前自“秦、巩间”分兵攻掠木波。

上文已言1235年宋人风闻速不台将自木波地界攻蜀,而史载1235年春蒙古汗廷曾命阔端远征金朝秦、巩汪世显部,<sup>[26]</sup>且1236年三月木波东南“阶、岷、叠、宕十八族”<sup>[27]</sup>投降蒙军。因而可推知1235年蒙军伐宋前已决定彻底平定秦、巩、木波进而经十八族地界迂回包抄蜀西,即假道木波、十八族地界“斡腹”攻蜀。十八族为一分布居地广阔、势力颇为雄厚的吐蕃部落,蒙古汗廷1264年七月“以西番十八族部立安西州”,<sup>[28]</sup>1268年又割安西州属脱思麻路总管府,1270年又并洮州入安西州。<sup>[29]</sup>同时,元代曾设十八族元帅府,隶吐蕃宣慰司。<sup>[30]</sup>据1272年元廷命“皇子西平王奥鲁赤、阿鲁帖木儿、秃哥及南平王秃鲁所部与四川行省也速带儿部下,并忙古带等十八族、欲速公弄等土番军,同征建都(即罗罗斯)”,<sup>[31]</sup>可知元代曾以吐蕃十八族部众单独为一军而随蒙军从征。宋人吴昌裔1236年二月曾上奏宋廷批评四川制置使赵彥呐“北纳十三州



(即汪世显所辖秦、巩等州)之款,西结十八族之谋”,<sup>[32]</sup>后南宋时人多将当年秋冬蒙军攻蜀之役归咎于“汪(世显)、石(当为十八族首领之姓,全名不详)引贼(蒙军)而来”,<sup>[33]</sup>可知十八族首领石某曾引导蒙军攻蜀。此外,据宋人若干记载,可知十八族之外的其他吐蕃诸部1236年前后亦曾归降蒙军而从征四川。例如,史载“赵阿哥潘,土波思乌思臧掇族氏。始附宋,赐姓赵氏。世居临洮。祖巴命,富甲诸羌。父阿哥昌,貌甚伟,有力兼人,金贞祐(1213年九月—1217年九月)中,以军功至熙河节度使。金亡,保莲花山,以其众来归。皇子阔端之镇西土也,承制以阿哥昌为叠州安抚使……阿哥潘事亲以孝闻,从伐蜀,与宋都统制曹友闻屡战,胜负略相当,以破大安(治今陕西宁强县北大安镇)功最,授同知临洮府事”。<sup>[34]</sup>莲花山位于临洮狄道西南一百五十里、姚州北七十里,以山形似莲而得名。<sup>[35]</sup>金朝亡于1234年,而蒙军1235年秋首攻大安军败于宋将曹友闻,次年秋始破大安军、斩曹友闻,因而可推断临洮赵阿哥昌约在1235年冬归降蒙军,其子赵阿哥潘1236年曾随阔端征蜀。此外,宋人魏了翁1236年春曾言“鞑之谋蜀也,先破秦、巩,次降诸蕃。西蕃,古氏羌,在阶、文(治今甘肃文县)、龙(治今四川平武县东南南坝镇旧州)徼外”。<sup>[36]</sup>吴昌裔1236年上半年曾言“臣近闻鞑虏破阶窥文,欲为斡腹深入之计,又攻打蕃族,径为间道取蜀之谋”,<sup>[37]</sup>当年七月其又言“秦、巩、松(今四川松潘)、维(即威州,治今四川理县薛城镇)之族,诱之(蒙军)以斡腹”。<sup>[38]</sup>上述引文之“诸蕃”、“西蕃”、“氏羌”、“蕃族”、“松、维之族”,实际上均泛指南宋阶、文、龙、茂、威等州徼外十八族等吐蕃诸部。1236年,四川宋军“谍闻北兵(蒙军)合西夏、女真、回回、吐蕃、渤海军五十余万大至”。<sup>[39]</sup>引文之“吐蕃”显然指吐蕃木波、“阶、岷、叠、宕十八族”、“阶、文、龙徼外”西蕃、“松、维之族”、临洮赵阿哥潘等吐蕃诸部,这些吐蕃部落1236年多曾随蒙军从征四川。而1236年秋蒙军攻蜀先锋按竺迺破宕昌、残阶州、拔文州后,又曾趁机“招徕吐蕃酋长勘陀孟迦等十族,皆赐以银符”。<sup>[40]</sup>勘陀孟迦等十族均属文州吐蕃,至迟中统初年蒙古汗廷已于文州设文州吐蕃万户府管辖境内吐蕃部众,但其时文州西北之“扶州(今甘肃南坪)诸羌未附”。<sup>[41]</sup>

1235年、1236年蒙军两次攻蜀之役后,不但南宋四川与原金朝、吐蕃诸部边境附近的吐蕃部落多归降蒙军,且广西邕州(治今广西南宁)羁縻州某部族首领岑邈、西蜀南蕃(即阿永蛮)蛮王阿永、乌蒙首领阿吕已风闻蒙军欲假道大理进攻广西,甚至有蒙军已破大、小云南的谣传。<sup>[42]</sup>这说明蒙军“斡腹之谋”其时已流传至四川、广西周边诸蛮,并对诸蛮造成极大震动恐慌。因此,可推知蒙军正式伐宋伊始不但有假道木波、十八族“斡腹入蜀”的军事计划,亦有假道吐蕃、大理“斡腹攻广”的战略企图。据广东经略安抚使方大琮(1242-1246年在任)1245年所言“七八年前,有鞑窥大理之说。或曰隔于泥六七百里,或曰江防仅如许,彼何所惮,而迂回跋涉于瘴潦遐僻之区,是必不然。朝之名流指台臣为建愚策”,<sup>[43]</sup>可知1237年或次年宋人多已风闻蒙军欲(经吐蕃)远征大理的战略计划。

1238年,攻蜀蒙军曾分兵深入至蜀西与吐蕃诸部交界之石泉军(治今四川北川县西北治城羌族乡)、威州等地,<sup>[44]</sup>后“直抵雕门(即碉门,今四川天全县关镇西)、黎(治今四川汉源)、雅(治今四川雅安)、木波国界”,<sup>[45]</sup>而其时李穀部蒙军曾进攻碉门。<sup>[46]</sup>据当时战况及川西交通状况,可推断1238年冬一支蒙军进攻雅州、碉门后,继续西进至木波境内,而另一支蒙军则(自雅州南下或自嘉定西进)攻破黎州城后继续南下,从而“透漏黎州以后之大渡河”。<sup>[47]</sup>1239年,四川制置使陈隆之据1238年蒙军兵锋所向,“具申朝廷,谓鞑贼欲由大渡河攻破大理等国,斡腹入寇”。<sup>[48]</sup>可知1238年冬蒙军曾深入木波及大渡河外某些吐蕃部落境内,且“欲由大渡河攻破大理等国”之“大理等国”当指大理及大渡河一带吐蕃诸部。

从某种意义上说,蒙军1238年冬深入碉门、黎、雅、木波乃至南宋四川大渡河境外之事,可视为蒙军正式着手实施假道大理以攻宋南鄙“斡腹之谋”之始。但蒙军其时进至碉门西部木波境内或大渡河之外后,可能因遭吐蕃某部阻击失利而退兵,故此以后多年再未深入至碉门、黎、雅、木波地区,而于1239年转攻蜀东与吐蕃腹地。蒙军1239年虽成功突破夔峡东进,因水战不如宋军及京湖地区守备严密而被迫退兵。蒙军1237年、1239年两次试图打通蜀东大门的尝试失败后,多年再没有进攻蜀东,而被迫着手准备假道吐蕃腹地、大理以“斡腹”

攻宋。

阔端约 1239 年出镇凉州后,曾承制以临洮赵阿哥潘之子赵阿哥昌为叠州安抚使。<sup>[49]</sup>位于叠州境内而地处川甘藏交通要道的忒刺,即今洮河之南、叠山之北的达拉(即忒刺之音转)沟,<sup>[50]</sup>曾为 1253 年远征大理蒙军兵分三路之处。赵阿哥昌被命为叠州安抚使一事,显然可视为蒙军积极经营吐蕃之重要举措。此外,史载“此后从戊子(1228 年)年起至壬寅(1242 年)年间,计十五年长久时间中,无人住持寺座。从戊戌(1238 年)到庚子(1240 年)三年间,蒙古军队来到西藏,焚毁嘉寺”,<sup>[51]</sup>此戊戌 1238 年为笔者所见史籍对蒙军远征吐蕃腹地或中藏之最早记载。《松巴堪布年表》、《贤者喜宴》、《新红史》等藏文史籍多载 1240 年(一些藏文史籍载为 1239 年)阔端遣多达那波率军自其凉州封地深入中藏,兵锋直指今拉萨北部热振寺(位于今西藏林周县境内)及附近杰拉康寺一带。而据《青史》载,弥里乞为最早率军深入中藏的蒙军将领,其 1240 年退兵后不久多达那波始挂帅入藏,<sup>[52]</sup>则蒙军很可能在 1238、1239 年陆续用兵脱思麻、朵甘思基础上而于 1240 年深入乌思藏。蒙古与吐蕃之间本无仇怨,史籍未载多达那波远征吐蕃腹地的具体原因。对于惯于四处抄掠的蒙古铁骑而言,物产丰饶的南宋较贫瘠落后的吐蕃似乎更具诱惑力,而值得蒙古用兵。据近人研究,早在 1236 年吐蕃业已弥漫着对即将遭受蒙军入侵的恐惧。<sup>[53]</sup>多达那波远征吐蕃一事,最有可能是为假道吐蕃腹地远征大理而进行的探路问道之举,此举为 1244 年、1253 年蒙军假道吐蕃远征大理以实施“斡腹之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240 年秋左右,南宋时人又风闻“南诏复有(蒙军欲)假道之传”。<sup>[54]</sup>当年,“大理国请道黎、雅人贡”<sup>[55]</sup>南宋,此事很可能与当时大理已风闻蒙军“斡腹之谋”,或预计蒙军即将假道南宋四川或吐蕃诸部远征其国的严峻军事形势有关。虽然藏文史籍未明载蒙军远征吐蕃腹地乃为假道大理“斡腹”攻宋,估计至迟嘉熙年间大理国人、吐蕃诸部对蒙军“斡腹之谋”或欲假道吐蕃进攻大理、南宋之事均已有所耳闻。

史载身为阔端之子的李忽兰吉“辛丑(1241 年),以功为管军总领,兼总帅府知事,从征西番南涧有功”,<sup>[56]</sup>可知 1241 年阔端曾命巩昌便宜总帅府军队随蒙军从征吐蕃,而深入至“南涧”之地。“涧”

本义为夹在两山间的水沟,“西番南涧”虽具体地望不详,但据 1244 年底蜀人李鸣复所言“前此入蜀之兵本三十万,忽抽二十万入云南。见茂州所申,自曲纳族节节透入,已至渭节村、风节村,十八族多已投拜。若得此蛮长驱而往,则大理危矣”,<sup>[57]</sup>及笔者所考蒙军 1244 年远征大理九和路线、1253 年西路军及东路军远征大理路线,<sup>[58]</sup>所反映蒙军在吐蕃所开辟对大理用兵路线的进展状况,“南涧”很可能位于忒刺至茂州一线或昌都至旦当岭(今云南丽江小中甸)一线。

1243 年余玠上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后改革军政,新创山城防御体系,当年便扭转了宋蒙四川战局。于是 1244 年一支蒙军骑兵“行吐蕃界中,初不经四川地分”而攻入大理境内,“破三城,杀三节度”,兵锋“直至大理之九和镇(今云南玉龙县九河乡)”。<sup>[59]</sup>广西经略使李曾伯称蒙军此次自吐蕃攻入大理之路为“九和熟路”,此为见于史载的蒙军首次远征大理之役。史载 1244 年多达那波作为金字使臣奉阔端之命入藏召萨斯迦派首领萨班赴凉州拜见阔端,<sup>[60]</sup>前人尚未注意到其此次入藏与当年九和之战爆发的因果联系。多达那波此次入藏显然并不仅仅局限于弘扬佛法方面,更具有在此前入藏基础上继续用兵吐蕃未降诸部以开辟一条对大理进军路线的重要使命。笔者以为 1244 年深入大理九和的蒙军必为多达那波麾下将士,盖其率军自阔端凉州封地经渭源、临洮、和政、临夏、循化、化隆、贵德、称多、玉树、邓柯、德格、白玉、贡觉进至昌都后当兵分两路:一路西经类乌齐、丁青、巴青、索县、那曲、当雄至萨迦召见萨斯迦派首领萨班,一路兵锋南指而经察雅、芒康、德钦、小中甸直至九和。<sup>[61]</sup>1240 年、1244 年多达那波两次远征吐蕃腹地之举,当主要系为实施假道大理迂回攻宋的“斡腹之谋”探路问道而来。1244 年蒙军远征大理之役,很可能有吐蕃向导引路或吐蕃诸部从征,此役可谓蒙军正式实施“斡腹之谋”之始,且提前数年为 1253 年兀良合台西路军假道吐蕃腹地远征大理成功开辟了一条进军路线。于是,此后数年蒙军又转而试图在吐蕃东部与南宋四川、大理边界一带开辟新的进军路线。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上文所述 1244 年蒙军入蜀后又分兵向大理进军,而自曲纳族深入至渭节村、风节村(似位于茂州之北),以致宋人担忧蒙军

降服十八族后长驱直入大理诸事,说明自茂州或十八族地界有路直通大理,且蒙军其时尚未完全招降十八族。“前此入蜀之兵本三十万,忽抽二十万入云南”显然系夸大之辞,自“入蜀之兵”“抽二十万入云南”之蒙军当年或次年并未攻入大理境内,而至多深入至茂州蓬婆岭(亦名蒲婆岭)、滴博岭一带。余玠1243年到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后不久,其时两淮制置使李曾伯曾称赞其“号令甫行于巴渝、巫峡之间,威声已振于蓬婆、滴博之外”。<sup>[62]</sup>据蜀人阳枋1246年所言“某惟知朝用真儒(代余玠)以来,……蓬婆、滴博,绝无旁蹊”、<sup>[63]</sup>“蜀被敌祸,十有余祀。……西南遏绝,日费支吾”,<sup>[64]</sup>可知余玠1246年前重点加强了蜀西蓬婆、滴博二岭防务以“遏绝”蒙军实施“斡腹之谋”。蓬婆岭在今四川邛崃山脉北段山脉中,与滴博岭曾为唐代岷江以西地区通吐蕃军事要道之要,<sup>[65]</sup>二岭宋末虽为茂州吐蕃诸部占据,但因地近唐代“绝吐蕃通蛮(即南诏西洱河诸蛮)之道”<sup>[66]</sup>的安戎城(今四川理县西鹧鸪山口东侧、刷经寺二道班北侧)地区,宋军为防备蒙军自陇南路经二岭远征大理,自然非常关注二岭存亡。1253年蒙军远征大理时便曾“越蓬婆”,<sup>[67]</sup>而将此雪岭“夷成坦道”。<sup>[68]</sup>可知宋蒙两军对吐蕃茂州诸部所据蓬婆、滴博二岭在政治或军事上展开过激烈争夺。

余玠所创山城防御体系一度有效抵御了蒙军对四川的进攻,蒙军1245年、1246年攻蜀之役均以失败告终。1247年至1251年期间,蒙军便再没有攻掠四川。<sup>[69]</sup>1246年,武功大夫、阁门宣赞舍人杨文针对四川山城防御体系在向余玠新进“保蜀三策”时,曾言“若夫意外之忧,近年西番部落,为贼所诱,势必遶雪外,以图云南,由云南以并吞蛮部,阡我邕、广,窥我沅(治今湖南芷江)、靖(治今湖南靖州),则后门斡腹为患”,<sup>[70]</sup>可知1246年前数年蒙军已诱降蜀西多数吐蕃部落。自蜀西吐蕃诸部可绕过南宋茂州、威州、雅州、黎州而直至大理境内,因而1246年春左右宋廷曾“命蜀帅(余玠)抚结诸蛮,邀截障蔽”,<sup>[71]</sup>以防蒙军假道蜀西吐蕃诸部远征大理。宋蒙四川战局的日益胶着僵化,迫使蒙军1247年、1248年试图绕过蜀西雅州、黎州而经大渡河西岸吐蕃诸部攻入大理以“斡腹”攻宋。

1247年,蒙军曾“舍九和熟路而取青羌”,但“丁未(1247年)冬所传鞬南闯连为蕃、蛮所沮”,以致“失利于西莫光诸蕃”,宋人李曾伯称蒙军此次进

至西莫光诸蕃之路为“诸蕃之熟路”。<sup>[72]</sup>青羌为吐蕃一小部落,史载其居于黎州西南<sup>[73]</sup>大渡河之外,<sup>[74]</sup>则青羌大致应位于黎州西南大渡河西岸或南岸今四川石棉西北一带。蒙军远征青羌显然是企图绕过雅州、黎州而取道大渡河西岸吐蕃诸部地界进军大理,蒙军此次没有沿1244年用兵九和路线行军,当是为日后兵分数路一举平定大理开辟新的进军路线。然而,1247年蒙军远征青羌之役因屡遭蕃、蛮阻击,而败于西莫光诸蕃。蒙军不甘心此次失利,遂于1248年再次“讨西羌(当即青羌、西莫光诸蕃)”。<sup>[75]</sup>

1248年春或夏,“蜀阡报鞬侵威、茂”,其时蜀人以为“威、茂之外皆外夷也,夷人相攻,无岁无之”,<sup>[76]</sup>因而宋廷对其时蒙军进攻威、茂之外吐蕃诸部的谍报并未采取相关措施。但1247年冬,南宋时人“复传鞬贼向吐蕃境内相近南诏”。<sup>[77]</sup>为阻止蒙军进军吐蕃、大理以实施“斡腹之谋”,四川将领俞兴率宋军前去拦截蒙军,播州宣抚使杨文率步骑三千从征。后杨文所部经碉门出雪山之外,与蒙军相遇于岩州(今四川泸定县岚安)马鞍山,宋军三战三捷,并擒蒙军将领秃懣于大渡河。<sup>[78]</sup>然而,元人载此事为“戊申(1248年),讨西羌,越松盘(即松潘),始旋师。公(汪德臣)出则前驰,入则殿后,每有功”,<sup>[79]</sup>显然在讳败为胜。秃懣盖为蒙军先锋,而汪德臣率所部随后跟进,当其得知秃懣兵败失利后便被迫由松潘回师。宋军“岩州之捷”后,“虜既北遁,遂宽南侵,由是诸羌据险以自防”。<sup>[80]</sup>

1249年前几年期间,广西曾遣使至罗殿、自杞、特磨道打探有关蒙军进攻大理的军事情报,“其所刺探,或传贼犯乌母国、贼攻赤里国,往往得之诸蛮所传,鞬之进退实不得而知也”。<sup>[81]</sup>乌母国、赤里国虽具体地望不详,但可以肯定为吐蕃某部。据笔者已考1253年西路军、中路军远征大理路线,乌母国、赤里国很可能位于西路军所经忒刺、马尔康宗多、多康岗、德格、昌都一线,或中路军所经忒刺至满陀城(亦称曼陀,当位于今四川丹巴境),甚至再往南远至色巫绒、九龙、木里一线。1247、1248年前后,蒙军在远征吐蕃东部青羌、西莫光诸蕃的同时,很可能亦曾分兵深入吐蕃东部腹地。

1248年三月贵由汗驾崩后,其正后斡兀立海迷失摄政,汗位空悬达三年之久,黄金家族上层围绕着汗位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蒙军对宋攻势减缓,



“斡腹之谋”实施进程亦随之受阻。因而自 1248 年冬蒙军兵败岩州至 1251 年秋蒙哥汗命“吐蕃等处蒙古军、汉军”“仍前征进”<sup>[82]</sup>期间,史籍鲜有蒙军为远征大理而用兵吐蕃诸部的记载。

综上所述,阔端自 1235 年统兵征蜀至 1251 年逝世期间,尤其是其坐镇凉州后,可谓其时负责经营吐蕃诸部的最高军事统帅。此期间,因受成吉思汗时期既定灭宋战略计划——“斡腹之谋”及宋蒙四川战局影响,蒙军为开辟一条路经吐蕃、大理而直达南宋广西的新的进军路线,相继征服或招降了陇南、蜀西、中藏吐蕃诸部大部,从而初步确立了对吐蕃诸部的军事统治。而蒙古铁骑的骁勇善战,及阔端等蒙古上层统治者宗教上皈依佛教之举,亦有力促使了吐蕃诸部在宋蒙之争中多倒向蒙古一方。

### 三、蒙哥汗 蒙古对藏统治之确定者

1251 年六月蒙哥即汗位后,在稳定汗国政局的同时,亦将大举征宋提上了议程,并命两淮、四川、吐蕃等处蒙古军、汉军皆仍前征进,其中,吐蕃等处蒙古、汉军的统帅为和里?<sup>[83]</sup>笔者疑其即自随贵由从征钦察至从忽必烈 1259 年伐宋期间“领兵下西番”<sup>[84]</sup>之许儿台,或 1265 年“五月壬午,赏万户晃里答儿所部征吐蕃功银四百五十两”<sup>[85]</sup>之晃里答儿。吐蕃等处蒙古、汉军继续征进的地区显然是邻近大理的吐蕃未降诸部,进军目的当主要是为日后平定大理开辟道路。而藏文史籍载 1251 年或次年,蒙军将领多白达或多贝达率军自凉州出发远征吐蕃,兵锋直抵门噶衮布董(南磨?)。1253 年,第二队蒙军在胡尔达或胡尔坦率领下又曾出征吐蕃。<sup>[86]</sup>胡尔达或胡尔坦显然即 1251 年蒙哥所命出征吐蕃统帅和里,笔者以为藏文史籍上述记载有一定疑问之处。和里 1251 年秋或冬当已收到远征吐蕃的朝命,若没有特殊情况,其当年或次年便应率军出征吐蕃,多白达或多贝达很可能为其麾下将领或先锋。如果 1253 年和里又曾远征吐蕃,其肯定不是自凉州出发大体沿此前多达那波入藏路线进军吐蕃,其很可能为 1253 年远征大理的兀良合台西路军先锋,而自忒剌沿西路军远征大理路线入藏。

1252 年七月,<sup>[87]</sup>蒙哥汗大会诸王百官,正式决定命忽必烈率军假道吐蕃一举平定大理,并命东、西道诸王军队每十人拨二人随其出征。<sup>[88]</sup>此足见蒙

哥汗实施“斡腹之谋”的决心与意志,此为其即汗位后为征服南宋而作出的最重大举措。1252 年九月,忽必烈率军启程远征大理。<sup>[89]</sup>1253 年夏秋之间,<sup>[90]</sup>忽必烈在六盘山会见了吐蕃高僧八思巴,并遣使前往吐蕃地区摊派兵差。<sup>[91]</sup>当年秋,忽必烈正式率军南征大理,“八月,绝洮,踰吐蕃,分军为三道”,<sup>[92]</sup>“九月壬寅,师次忒剌,分三道以进:大将兀良合台率西道兵,由晏当路;诸王抄合、也只烈帅东道兵,由白蛮;帝由中道”。<sup>[93]</sup>笔者已详考蒙古三路大军远征大理路线,三路大军均系完全假道吐蕃地界,而不经南宋四川辖境直接攻入大理境内,<sup>[94]</sup>由此可窥吐蕃被蒙古汗国上层视为征服大理必经之军事要道的关键战略地位。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史载叶仙鼐随忽必烈“从征吐蕃、云南,常为前驱”<sup>[95]</sup>郑鼎从忽必烈征大理时“自六盘山经临洮,下西蕃诸城,抵雪山,……敌据扼险要,鼎奋身力战,敌败北”,<sup>[96]</sup>且忽必烈中路军“加兵云南,取道吐蕃,甚回以曲”、<sup>[97]</sup>“大军经吐蕃,刊木求途以前”。<sup>[98]</sup>可知蒙军 1253 年远征大理时仅完成对吐蕃大部地区之军事征服,忽必烈中路军乃武力假道吐蕃部分地区,假道吐蕃之役实际上亦是蒙军对行军路线沿途吐蕃地区完成军事征服与政治统治的过程。

1253 年蒙军远征大理时,临近吐蕃东部的蜀西茂州、石泉军、怀安军(治今四川金堂县东南淮口镇)、绵州(治今四川绵阳)、汉州(治今四川广汉)、彭州(治今四川彭州)、成都、黎州、雅州等地仍为宋军据守,蒙军 1253 年底平定大理之后,便转而重点加强对上述汉藏交界或混居地区的军事经营。1254 年,蒙军都元帅带答儿便自利州(今四川广元)“攻碉门、黎、雅等城”。<sup>[99]</sup>1255 年,大理兀良合台部蒙军与四川铁哥火鲁赤、带答儿部蒙军腹背夹击四川,四川局势空前危急。次年春,南宋被迫结约诸蛮,尤其是吐蕃东部诸部,以共抗蒙军,“如雅州之崑州(即岩州)、运那、银驴,茂州之铁旗、外耳烹,近亦与之填官遣礼,俾为我(南宋)捍蔽”。<sup>[100]</sup>其时,宋蒙两军对吐蕃东徼诸部展开过激烈的政治与军事争夺。1258 年,蒙军将领探马赤率千人“从万户昔力答略地碉门、黎、雅、吐蕃”,<sup>[101]</sup>并攻拔雅州。<sup>[102]</sup>当年,“成都、彭、汉、怀、绵等州悉平,威、茂诸蕃亦来附”。<sup>[103]</sup>至此,南宋与吐蕃交界地区均被蒙军攻占,而蒙军亦已基本完成对吐蕃全境之军事征服与政治统治。

与蒙哥汗之前的蒙古汗国对藏政策相比,蒙哥汗可谓既有所继承,亦有不乏创新。蒙哥汗即位后便试图征服整个吐蕃、普查吐蕃人口,并重新划分了王室成员在吐蕃的领地分封,且在吐蕃脱思麻、朵甘思地区各设两个驿站以为远征大理的忽必烈军队服务,<sup>[104]</sup>这都给人以军政上大刀阔斧改革之感。不难看出,蒙哥汗是前四汗时期实施“斡腹之谋”的最为坚决者,亦是为灭宋而对吐蕃、大理重点经略的最为积极者,且其已有直接统治吐蕃地区的政治企图。蒙哥汗时期,蒙古汗国始基本确定对吐蕃全境之统治,因而蒙哥汗不愧为蒙元时期蒙藏关系史上承上启下的一个最为关键者。

#### 四、结 语

综上所述,成吉思汗时期蒙军已形成假道大理攻宋南鄙广西的“斡腹之谋”,而欲假道大理,必需武力借路吐蕃,成吉思汗时期蒙军便已有征服吐蕃的军事计划和军事行动。前四汗时期,蒙军逐步将“斡腹之谋”付诸实施。即使在蒙古汗位空悬、政局动荡时期,蒙军也没停止过实施此战略计划。为彻底真正实施“斡腹之谋”以一举灭宋,蒙哥汗1259年命兀良合台率军自大理“斡腹”攻入广西以北上临安,而此前蒙军对吐蕃、大理之军事政治经略,可谓实施“斡腹之谋”的前期阶段或重要前提,期间蒙军逐步完成了对藏彝走廊吐蕃诸部的征服。

1259年蒙哥汗“斡腹”灭宋之役以彻底失败告终,次年忽必烈称汗后便取消了前四汗时期的灭宋战略计划——“斡腹之谋”,而改用“捣背”战略自襄阳正面攻宋,不再以大理作为进攻南宋的跳板。前四汗时期大理之至高战略地位与吐蕃交通要道之重要作用顿时下降,蒙古汗国对大理及周边吐蕃、建都、罗鬼、罗殿、自杞等地区的统治开始削弱。<sup>[105]</sup>忽必烈平宋后,始转而对大理及周边吐蕃等地区重新予以重点经营。因而,围绕着假道吐蕃、大理以灭南宋的“斡腹之谋”,蒙古前四汗时期至忽必烈初期,大理及吐蕃在蒙古统治者心中之战略地位实际上有一个由高至低的重大转折。“斡腹之谋”可谓探讨前四汗时期蒙藏关系的一个独特视角,此时期的蒙藏关系实际上与宋蒙战局、蒙军灭宋战略计划及军事行动密切相关。

#### 参考文献

- [1] 苏鲁格. “蒙藏交往始于阔端和萨班”说质疑[J]. 蒙古学信息, 1998(4).
- [2] 石坚军. “斡腹”考述[J]. 内蒙古大学学报, 2008(5).
- [3] 王恽. 秋涧先生大全集(卷50)[M]. 四部丛刊初编本.
- [4] [5] [11] [13] [15] [16] [17] [19] [26] [28] [29] [30] [31] [34] [40] [41] [46] [49] [56] [82] [83] [84] [85] [87] [93] [95] [96] [99] [101] [102] [103] 元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2977, 24, 3521, 3526, 20, 3521, 3522, 3000, 34, 97, 1429, 2309, 139-140, 3208, 2984, 2986, 3548, 3028, 3791, 45, 45, 3282, 106, 45, 59, 3227, 3635, 3144, 3211, 53, 3144.
- [6] [7] [59] [72] [77] [80] [81] 李曾伯. 可斋杂稿(卷25, 卷25, 卷17, 卷17, 卷17, 卷17, 卷17)[M]. 宋集珍本丛刊本.
- [8] 宇文懋昭. 大金国志校证[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362.
- [9] [10] [20] [32] [37] [38] [42] [47] [48] [57] [73] 黄淮, 杨士奇. 历代名臣奏议(卷339, 卷338, 卷339, 卷100, 卷100, 卷310, 卷339, 卷338, 卷338, 卷338, 卷223)[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 [12] 曾现江. 先取西南诸蕃, 后图天下 -- 蒙古对藏彝走廊的军事征服[J]. 西藏研究, 2005(4).
- [14] 拉施特. 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2分册)[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3: 83-84.
- [18] [88] 志费尼. 世界征服者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163, 678.
- [21] 袁甫. 蒙斋集(卷6)[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2] [25] 金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2017, 2750.
- [23] 王国维. 黑鞑事略笺证[M]// 王国维遗书(第13册). 上海: 上海书店, 1983: 26.
- [24] 石坚军. 1227-1231年蒙金关河争夺战初探[J]. 内蒙古社会科学, 2010(1).
- [27] [39] 宋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810, 13235.
- [33] 吴泳. 鹤林集(卷20)[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35] 雍正甘肃通志(卷5)[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36] 魏了翁. 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31)[M]. 四部丛刊初编本.
- [43] 方大琮. 铁庵集(卷22)[M].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
- [44] [69] 李天鸣. 宋元战史(上)[M]. 台北: 食货出版社, 1988: 370-371, 473, 480, 506, 600.
- [45] 张藻. 梁秉钧碑[C]// 胡聘之. 山右石刻丛编(卷24).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8.
- [50] 吴景敖. 元代平滇征缅路线[M]// 西陲史地研究.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31-33.
- [51] [52] 廓诺·迅鲁伯. 青史[M]. 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5: 60, 375.

[53][86][104] 伯戴克. 元代西藏史研究[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2: 7, 12、29, 10—14、61.

[54] 杜范. 清献集(卷 10)[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5][76] 刘克庄. 后村先生大全集[M]. 四部丛刊初编本. 卷 143, 卷 146.

[58][94] 石坚军. 忽必烈征大理路线新考[J]. 中国历史地理理论丛, 2009(1).

[60] 达仓宗巴·班觉桑布. 汉藏史集[M]. 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6: 161、224.

[61] 石坚军. 兀良台征大理路线考[J]. 西藏研究, 2008(1).

[62] 李曾伯. 可斋续稿前(卷 2)[M]. 宋集珍本丛刊本.

[63][64] 阳枋. 字溪集(卷 5, 卷 1)[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5] 严耕望. 杜工部和严武军城早秋诗笺证[G]// 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91: 320-321.

[66] 新唐书(卷 222)[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6322.

[67][100] 李曾伯. 可斋续稿后(卷 11, 卷 3)[M]. 宋集珍本

丛刊本.

[68] 何梦桂. 潜斋集(卷 5)[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0] 宋中亮大夫抚使御使杨文神道碑[M]// 贵州省遵义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 遵义地区文物志. 1984: 78.

[71] 高斯得. 耻堂存稿(卷 1)[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4] 周辉. 清波别志(卷 1)[M]. 知不足斋丛书本.

[75][79] 王鶚. 汪忠烈公神道碑[M]// 张维. 陇右金石录(卷 5). 中国西北文献丛书本.

[78] 宋濂. 宋学士文集(卷 31)[M]. 四部丛刊初编本.

[89][92] 程矩夫. 雪楼集(卷 5)[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0] 陈得芝. 八思巴初会忽必烈年代考[J]. 中国史研究, 2004(1).

[91] 阿旺·贡嘎索南. 萨迦世系史[M]. 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9: 106.

[97][98] 姚燹. 牧庵集(卷 19, 卷 15)[M]. 四部丛刊初编本.

[105] 石坚军. 蒙哥汗灭宋战略计划新探[J]. 内蒙古大学学报, 2010(4).

# A New Textual Research on Mongolia——Tibet Relations in the Period of the First Four Kha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ofu stratagem"*

Shi Jianjun

(College of History and Tourism Culture,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uhhot, Inner Mongolia 010070)

**Abstract:** In the period of Chinggis Khan, the Mongolian army formed "Wofu stratagem" that by way of Tibet and Dali Kingdom to conquer South Song Dynasty. This strategic plan was gradually implemented in the period of the first four Khans, and became a main line of the war history between Song Dynasty and Mongolia.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Song-Mongolia relations and war situation, the Tibetan-Yi corridor along Tibet and Dali became main attack direction strategically or marching route of the Mongolian army, Tibetan tribes were forced to be involved in the Mongolian army's conquest plan and action. The Tibetan tribes under the management of Mongolian army in the period of the first four Khans mainly served for opening up a march route passing through Tibet and Dali to Guangxi, thus Mongolia-Tibet relations in this period mainly have to do with military.

**Key words:** Wofu stratagem ;strategy ;Kuoduan ;Tibet

[责任编辑 格朗]